

清同治江苏查禁“小本唱片目”考述

车 锡 伦

清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四月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十五日、二十一日两次移札通飭苏州、江宁两藩司及所属各府州县，查禁“淫词小说”，列出“应禁书目”150余种^①。四月十五日札中又另列“小本淫词唱片目”（以下简称“小本唱片目”）112种（一种重出）。所谓“小本淫词、唱片”即指小唱本和唱片。“唱片”是印作长条形的单张，也可折叠成唱本的形式。

丁日昌所查禁的这个“小本唱片目”是见于历史文献的第一个唱本、唱片目录。这个目录所包含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俗曲、“山歌”、弹词段子和开篇、民间小戏（滩簧和花鼓）等。其中的俗曲，笔者已著文介绍^②，本文考述其它各类作品。

一、“山歌”

这类“山歌”唱本，与现代民歌分类中的“山歌”不同，它们是长篇叙事的唱词，内容大都写男女之情，唱词的句式多为整齐的七字句。江浙地区这类山歌唱本明代后期已出现（见下），同时也在民间传唱。民间歌手演唱的这类长歌用方言口语，语言生动。

“小本唱片目”中标明为“山歌”的有《如何山歌》《薛六郎偷阿姨山歌》《杨邱大山歌》《赵圣关山歌》《小红郎山歌》《沈七哥山歌》《小翟冈山歌》等，据现存唱本可以判定属于这

类“山歌”的另有《断私情》《结私情》《望郎送郎》等数种。

“目”中另有《来福唱山歌》一种，实为滩簧。

上述山歌现在基本上都有传本（刊本或手抄本），且大部份已从江浙吴语区的民间歌手中搜集记录到口头演唱本^③，现分别介绍如下：

《如何山歌》 又称《汝河山歌》。题目立意不明，现存清末及民国间的手抄本和石印本多种。江苏无锡南安乡发现的手抄本长达2100余行，署“萧渭、萧云卿民国八年秋季中秋日立”。分为十三段（套）：一、会情——大着身；二、云雨风流；三、送郎；四、欢乐谈情；五、娘儿盘问；六、小姐有孕；七、财物送郎；八、小姐别酒；九、小姐嫁人；十、花烛；十一、小姐谢意；十二、情歌张（望）姐；十三、怨郎。所述情节较简单：一对青年男女结私情，女方又被迫嫁人，但一心怀念情郎。苏州发现清光绪二年（1876）抄本名《小姐游春山歌书》，共十一段（套）：一、姑嫂交谈；二、小姐游春；三、强奸；四、小姐忆郎；五、郎姐大着身；六、小姐等郎；七、小姐约郎；八、小姐送郎；九、云雨风情；十、沈三郎；十一、起约一段过面。内容与上述民国抄本相同，但故事情节较为完整：姑嫂谈心，引起小姑思春。嫂嫂引诱小姑去游春，遇一书生，眉目传情。书生夜来跳墙，摸到小姑床边求欢，小姑不允。书生得病，姑娘去探望，二人私合。以下情节与民国抄本相同。第十、十一套与故事无关，是“饶头”，所谓“起约一段过面”，即重复描写二人床上作爱的细节和场面。民国间的印本，多分为“十八套”。末尾加上一些劝善的说教，如上海大罗书局排印本（1938）、上海有文书局石印本《汝河山歌》。这首长歌重点不在描写人物、故事，而在于男女媾合的细节和心理描写，所以民间有“《如何》十八套，套套有私情”的说法，民间长歌中写男女结合的段子，如“熬郎”、“送郎”等，都由此歌中派生出来，或直接“借调”。

因为它集中了山歌唱本中的这类描写，所以虽在民间流传甚广，但十分隐蔽。

《薛六郎偷阿姨山歌》 简称《薛六郎》，又称《薛六郎领小姨》、《六郎载阿姨》等，现存民间手抄本多种。民国甲寅（三年，1914）抄本《薛六郎山歌全集》约500余行，歌中薛六郎是富家子弟，娶陈百万的女儿六郎为妻。夏夜乘凉，六郎夸六娘貌美，六娘说自家妹妹更美，戏称“你有本事骗妹来，情愿与你做夫妻”。六郎撑船去丈母家，谎称六娘有病，请七娘去服侍。船到中途，二人苟合。回到家中，六娘羞愧自尽。六郎请丈母来送葬，丈母决定把七娘嫁给六郎。江苏吴江县全家坝发现的手抄本，仅“造船”一段，约300余行，叙述姐夫要造一条船去接阿姨，请匠人精雕细刻各种花饰，其中有姐夫想象中同阿姨的私情。明冯梦龙《山歌》卷四收《阿姨》三首，其二云：“一条浜，两条浜，第三条浜里断船行。掀起子竿拔起子橹，提个小阿姨推到在后船仓。……”说明明代后期已流传这类“姐夫偷阿姨”山歌。

据近年来调查，这首长歌在上海市各县和苏南的苏州、无锡等地广泛流传，有多种手抄本，许多民间歌手能演唱，并有众多异名，如《姐夫接阿姨》《红郎娶（或偷）小姨》《小红郎》等，它们的情节也有变异。情节的变异，受到两种社会风俗和道德观念的影响：其一、封建社会中男女社交受到限制，但姐夫同阿姨之间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：姐姐可以向丈夫夸耀自己的妹妹，也可向妹妹介绍自己的丈夫。这样姐夫和阿姨之间便容易产生私情而造成家庭悲剧，遭到社会谴责，所以民间有“阿姨上了姐夫门，一生一世勿正经”，“姐夫勿上阿姨门，回转勿是囡倌身”的谚语。出于这种婚变的谴责，歌中姐姐便上吊自杀；有的传唱本中，又让姐姐死后变作鸟，每天在窗口上骂妹妹；妹妹用木梳打死鸟，吃了鸟肉，鸟的骨头又长成树，让姐夫、妹妹“进出招

眼又拦道”。其二，“姐死妹继”的“续嫁婚”（俗称“扳扭亲”），也是一种古老的婚俗。在封建社会中，这种续嫁婚可以缓和继母同前妻子女之间的家庭矛盾，谚语“阿姨接姐夫，外甥不吃苦”就说明这一问题。从这种观念出发，歌手在演唱这一长歌时，六郎便成了正面人物。收入《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》④中的《薛六郎》（钱阿福等唱，朱海容搜集整理）便是沿着这个思路整理改编的。

《小红郎山歌》 《薛六郎偷阿姨山歌》的异文。今存民国初年坊刊唱本《新刻无锡人口传小红郎山歌》。当代也有口头传唱记录本。

《赵圣关山歌》 存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及民国间石印本、传抄本多种。此歌长达3000余行。故事述苏州富家子赵圣关为逃避父母包办婚姻外出经商，在浙江余杭临平镇遇大家小姐林二姐，二人一见钟情，私自结合。赵圣关返乡后卧病在床，林二姐私奔苏州探望。赵已病入膏肓，身亡。林二姐悲痛欲绝，削发为尼，或自杀。这部长歌在江浙、滬吴语区流传甚广，民间歌手大都能演唱其片断。各地传唱也有众多异名，如《红小姐歌郎》《林氏女望郎》（以上上海奉贤县）⑤，《姚二小官》（上海松江县和青浦县）⑥，《姚二小官贩茶》（浙江嘉善县），《林四姐和姚二小官》（浙江平湖县）等。苏州市郊区传说赵圣关为枫桥乡狮子山畔官商大户人家之子，他同林二姐的爱情悲剧是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，今该地仍有赵家后裔和遗迹。苏州郊区长青乡歌手陆巧英唱《赵圣关》便从赵幼年唱起⑦。《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》所收为上海奉贤县歌手朱炳良唱《林氏女望郎》。

《沈七哥山歌》 此歌在无锡、苏州及浙江省邻近地区均有口头流传，有民间传说、说唱和长歌多种形式，并有手抄歌本。按其内容，可分为两个系统：其一，沈七歌是山歌祖师，也

是种田人祖师，他“传谷传经传山歌”。故事背景是“远古”，人间没有五谷，七哥到洞庭山张天师处取谷种，张天师女儿六娘、七娘都爱上他。六娘风流淫荡，七哥不喜欢她，她便加害七哥；七娘贤淑聪敏，保护七哥，带着谷种同七哥还乡，结为夫妻，从此人间改变了蛮荒生活。无锡县发现此歌民国丙戌（三十五年，1946）手抄本，《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》所收《沈七哥》系据朱阿盘等歌手所唱的整理本（朱海容整理）。其二，江苏吴县北桥乡发现民国七年（1918）抄本《沈七哥》近千行。歌中沈七哥是贫苦农民，到地主沈十郎家作长工，沈的女儿六娘爱上他。工头王作头故意刁难七哥，在南场放火，七哥去救火，误穿上六娘的红裤子，慌忙中跳入火中自焚，六娘上吊自杀。后人在无锡县怀宁乡造了六娘庙、七哥堂纪念他们。抄本结尾：“此本山歌唱完成，六娘七哥缘份深。历代种田要算七哥为第一，传流圣迹到如今。”吴县黄埭乡歌手陆阿大等所唱与此故事相同。

《**杨邱大山歌**》 未见传本和口头演唱。有的研究者认为“杨邱大”即流传颇广的吴语长篇叙事民歌《五姑娘》中的杨金大，他是五姑娘的哥哥，是“滥小人”，即“怵人”。《广韵》“怵，戾也。去邱切”。吴语“怵”同“邱”，《杨舍堡城志稿》：“不好曰邱。”所以“杨邱大”即“杨金大”，此歌可能是同《五姑娘》同一题材的长歌。

《**小翟冈山歌**》 存清末扬州聚盛堂刊《新刻小翟冈刘一姐山歌》，百餘行（残缺不全），写长工翟冈同东家小姐刘一姐结私情的故事。无锡县发现的手抄本，近千行。钱静人《江苏南部歌谣简论》^⑧收宜兴县徐舍区口头演唱记录本《狄庚》，述同一故事。

《**结私情**》《**断私情**》 存民国间恒志书社刊本和坊间俗刊本两种。前者60余行，后者百餘行。江南一带称男女恋情和私自结合为“私情”。明冯梦龙《山歌》中便大量收集了这类“结

识私情”的四句头山歌。《结私情》没有完整的故事；《断私情》述一对青年男女结私情后，女方因父母之命另嫁人，二人忍痛分离（即“断”私情），相约几年后相见。后男青年扮成小贩到女家，女以“表亲”来访，骗过婆母，二人痛诉别离之情。现代吴语区流传长歌《卖衣香》（浙江嘉善）、《卖盐商》（江苏吴江）、《卖脂香》（江苏吴江）等，故事情节与此大致相同，不同者是男方分别扮为卖盐、卖胭脂等小贩。

另外，收入“小本唱片目”的《采茶山歌》《手巾山歌》《望郎送郎》是山歌段子，都有唱本留存，民间歌手也多传唱。歌手把这类片断称“肉段子”，编唱长歌时在相应部份套用它们，称“调山歌”。如在《赵圣关》中调用《花望郎》《小送郎》等，在《五姑娘》中调用《手巾山歌》《绣鞋山歌》《十二月花名》等。

二、弹词段子和开篇

弹词是吴语区最为普及的讲唱艺术形式。明代弹词盛行南北，吴语弹词大致形成于清初，又称“南词”。它吸收了吴语民歌、小调的曲调，用吴方言演唱，唱词为七字句。按其曲调的地方特色，又分为苏州弹词、四明弹词、绍兴平湖调等。其中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。弹词都是长篇故事，分段演唱。才子佳人私订终身，一夫多妻大团圆，中间加上许多悲欢离合、金戈铁马的曲折情节，是大多数弹词故事的特点。弹词开篇在绍兴平湖调中又称“节诗”，它们是在正式书目上演前加唱的短篇唱词，内容以抒情为主，也有叙事的开篇，演唱古人名和戏曲、小说故事，起定场的作用。

清嘉庆、道光间的俗曲总集《白雪遗音》中便收入吴语弹词《玉蜻蜓》的选段和大量开篇，称“南词”。嘉、道以后，弹词大量刊印，丁日昌“查禁淫词小说目”中许多是弹词，如《灯月

缘》《何必西厢》《天宝图》《七美图》《八美图》《倭袍》
《文武元（圆）》《芙蓉洞》（即《玉蜻蜓》）、《双珠凤》
等。其四月二十一日札中“续查应禁淫书目”中，大部份是弹
词，如《九美图》《十美图》《文武香球》《百鸟图》《龙凤金
钗》《刘成美》《一箭缘》《双玉燕》《四香缘》《双剪发》
《钟情传》（即《玉连环》）《合欢图》《玉鸳鸯》《白蛇传》
等。“小本唱片目”中也有许多弹词。由于小唱本容量小，它们
都是弹词段子或开篇，也有些是据弹词故事改编的俗曲，作开篇
演唱。如：《王文赏月》《王文听琴·刘氏思春》《诊脉·通
情》《夜合·思梦》《送府·服毒全传》《捉文·密拿·钦召》
《王龙访兄·茶房》均为弹词《倭袍传》或《南楼传》的段
子。《倭袍传》又名《果报录》，也载入丁日昌“查禁淫词小说
目”，今存清光绪石印本，八卷（集）一百回。《南楼传》今存
传抄本，称《越调南楼传》，一百回。两者故事相同：商人刁
南楼妻刘氏与王文私通，毒死亲夫。刁之义兄王龙往吊，发现刘
氏孝服内穿红衣，引起怀疑，最后审出实情，刘、王被处死。故
事源于明末清初佚名传奇《南楼传》。《倭袍传》又加上西宫国
丈张彪欲借文华殿大学士唐士杰祖传御赐奇珍倭袍不得，因而加
害唐家的故事，敷衍出唐家众多子女的曲折遭遇，其间以“倭
袍”的得失为首尾，故名。又以唐士杰之子唐云卿与王龙、刁南
楼结拜为兄弟，将两条线索的故事穿插在一起。但民间传唱仍以
刁刘氏一线的故事为主，上述唱本便是这一线故事的段子。《白
雪遗音》卷三“南词”收《倭袍》是唱其故事的开篇。嘉庆、道光
间苏州弹词四大家之一俞秀山（俞调创始人）即以说唱《倭袍》
著名；同治初年苏州又有擅唱《倭袍》的弹词名演员王石泉。近
代南北各地地方戏中也多有演此故事的传统剧目。

《文必正卖身》《送花楼会》 弹词《双珠凤》段子。这
本弹词也见丁日昌“查禁淫词小说目”。现存最早刊本为同治二

年(1863)上海净雅堂刊本。所述为洛阳才子文美(必正)与定金、凤姐、翠英、珠凤、秋华五位女子曲折离奇的婚姻故事,又称《五美缘》。上述两个段子述文美郊游、邂逅霍金定,爱其貌美,因拾得霍所遗珍珠凤,遂卖身到霍府为奴,借为金定送花之际,藏珠凤于花中,上闺楼与金定私会。金定婢女秋华从中撮合,二人私订婚约。故事源于佚名传奇《双珠凤》。这一故事在江浙各地滩簧戏中均有演唱,京剧上演《送花楼会》一节。

《大审玉堂春》《玉堂春·妙会》 弹词《玉堂春》段子。弹词述王鼎(顺卿)与妓女玉堂春悲欢离合的婚姻故事,源于民间传说,据考实有其事^⑥。明代即被编为话本小说《玉堂春落难逢故夫》^⑩,清有《玉堂春传奇》,清及近代戏曲、曲艺中广为传唱,尤以京剧《玉堂春》影响最大。弹词今存刊本最早为乾隆间刊本《新词李调真本玉堂春全传》。“小本唱片目”所收上述两个段子,大致相当于京剧《玉堂春》中《三堂会审》的情节,是这一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地方。

《西湖遇妖》《端阳现形》 弹词《义妖传》(即《白蛇传》)段子。这本弹词亦见丁日昌“续查应禁淫书”目。白蛇传故事在江南地区家喻户晓,明代即被改编为弹词。清代流传的弹词刊本很多,影响较大的是嘉庆间据苏州弹词名家陈遇乾的本子改定的《义妖传》。上述两个段子,一述许仙同白娘子、小青在西湖初遇的故事;一述端午节白娘子饮了雄黄酒现出原形,吓死许仙的故事。

《花灯乐》《八美图》 《花灯乐》为弹词《金如意》的段子。这本弹词亦见丁日昌“查禁淫词小说目”,故事与《八美图》相同,述明代姑苏才子唐寅(伯虎)追求陆昭容、罗秀英、谢天香、马凤鸣等八位女子,并结为婚姻的故事,今存坊刊本,七集,每集七回。《花灯乐》为其第三集,写某夜大放花灯,唐寅扮女妆,自称罗翠姑入罗家,与罗女秀英私订婚约,又改扮尼姑

入云峰庵，与尼九空订婚；继又冒称翠姑兄到罗家索妹，乘间骗得罗秀英姑表妹谢天香的金如意，与之订婚。其情节如同儿戏，颇有“才子加流氓”的味道，这也是江南弹词“一夫多妻大团圆”故事的惯套。《八美图》弹词有坊刊本，五卷二十回。与丁日昌“查禁淫词小说目”重出，“小本唱片目”中所载应为开篇，扼要述其故事。

《卖油郎》《花魁雪塘》 弹词开篇和段子，演明代话本小说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^⑪故事。清初李玉据小说改编为《占花魁》传奇，是昆曲舞台上的传统剧目，各地方戏曲和曲艺中也多有演唱，同时也编为弹词，《白雪遗音》中收《醉归》《独占》两段。阿英《占花魁弹词钩沉》^⑫著录清光绪三元堂刊《卖油郎受吐》唱本二册，题“新刻马调开篇”；又有旧抄本《占魁》《雪塘》，后者即《花魁雪塘》。据阿英文介绍，嘉庆刊本《芭蕉扇弹词》第二十七卷卷首把它作开篇演唱。《卖油郎》则系述小说故事的开篇。

《三笑姻缘》 弹词，又名《点秋香》。述明代江南才子唐寅，追求华太师府的丫环秋香的故事。故事继《八美图》后，故又名《九美图》。源于民间传说故事，明有话本小说《唐解元一笑姻缘》^⑬，清初朱雱《文星榜》传奇亦演此故事。由于弹词的传播，江南地区这一故事家喻户晓，民歌、滩簧、俗曲中均有流传。今存清元三堂刊本《三笑姻缘》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“小本唱片目”中所载此作品可能是弹词开篇或俗曲。

《玉蜻蜓》 弹词。又名《芙蓉洞》。述富家子金贵升私恋法华庵尼姑志贞，病死庵中。志贞生遗腹子，为徐士珍收养，改名徐元宰。后元宰中试，庵堂认母，复姓归家。故事源于民间传说，为苏州弹词著名的传统书目，留存刊本很多。清有佚名《玉蜻蜓》传奇，各地方戏曲中也多演此故事。“小本唱片目”中所载可能是演此故事的开篇。

《书生戏婢》《美人闺怨》《姑嫂谈心》 弹词开篇。即《白雪遗音》卷三“南词”所收《戏婢》《闺怨》《姑嫂陶情》。另，“小本唱片目”中所收《窗前自叹》《美女沐浴》等，从其命名方式看，也可能是这类弹词开篇。

三、民间小戏及其他

清代江浙一带流传的民间小戏主要是花鼓戏和滩簧戏。花鼓戏源于打花鼓，大概在明代后期传入江南，它是一人持鼓、一人持锣，演唱民歌俗曲的民间歌舞，起源于民间秧歌。后来演唱者扮演民歌俗曲中的人物，表演故事，便成为花鼓戏。收入“小本唱片目”的花鼓戏有《王大娘补缸》《王大娘问病》《志诚嫖院》《卖胭脂》《三戏白牡丹》《拾玉镯》《跳槽》等。前三种是流传南北方的花鼓戏传统剧目。《三戏白牡丹》《拾玉镯》是移植地方大戏的剧目。《跳槽》源于俗曲。旧时妓院中称嫖客另有所好为“跳槽”，明冯梦龙《挂枝儿》卷五收《跳槽》二首，即用妓女口气写对跳槽者的怨恨。清代江浙流传此曲多用〔剪剪花〕调演唱。顾颉刚《吴歌甲集》中收此曲题为《自从一别到今朝》，今有唱本流传。扬剧有“小开口”（即花鼓戏）中有此传统剧目。

滩簧是江浙吴方言区民间小戏的统称。它们也源于民歌俗曲演唱，用丝竹伴奏，称作“南词滩簧调”，乾隆间俗曲集《霓裳续谱》卷八“杂曲”中便收有“南词弹（滩）簧调”。对“滩簧”的解释及滩簧戏的形成，研究者多有不同意见。周贻白先生指出：“南词滩簧调之成为戏曲，虽可说是苏滩的本源，但仍系从花鼓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”^⑭此说可信，有些地方的滩簧戏原即以花鼓戏称，如上海滩簧（沪滩，沪剧前身）本名即称“花鼓戏”，有东乡调、西乡调之别。今存同治、光绪间上海三元堂刊小戏唱本，标明为“东乡花鼓调”的便有《卖花带》《张凤山卖布

送人情》《陆野臣卖娘子》（即《野臣卖妻》）《卖妹成亲》《小朱天》《归陆易》（《小朱天后本》）等，它们均为上海滩簧传统剧目。

收入“小本唱片目”的滩簧戏有《卖草囤》《卖橄榄》《拔兰花》《庵堂相会》《来福唱山歌》《荡河船》等。它们都是各地滩簧戏的主要传统剧目。其中《卖草囤》《卖橄榄》是苏州滩簧后滩传统剧目“四卖一垃圾”中的两出戏（其他三种是《卖青炭》《卖明矾》《捉垃圾》）；《来福唱山歌》简称“来唱”，是苏州滩簧“后滩十八出”之一，内容是吴歌对唱。《拔兰花》《庵堂相会》是无锡滩簧传统剧目中被视为“一正樑四庭柱”中的剧目。特别是《庵堂相会》演唱极广，取材于地方民间传说，写金秀英与陈宰廷自幼订婚，后金父嫌贫爱富悔婚。金秀英私去陈宰廷所居庵堂，二人经互相试探表明心迹后，秀英离家随宰廷逃去。此剧至今演唱不衰。《荡河船》源于俗曲，亦称《荡湖船》。清代江浙河湖风景区水上置游船女乐演唱供人游乐，所唱称“荡河调”，后亦作歌舞小戏演出。“小本唱片目”所收为《荡河船·闹五更》和《叫船》两段。

清咸丰以后，苏州滩簧艺人改编流传昆曲折子戏，用俗曲小调演唱，称“前滩”。最初是坐唱，称“对白南词”。收入“小本唱片目”的前滩剧本有《红娘寄书》（即《寄柬》）、《佳期》、《拷红》（以上出《西厢记》）、《琴挑》（出《玉簪记》）、《小尼姑下山》（即《下山》，出《孽海记》）等。

“小本唱片目”中另收几种称做“滩头”的作品：《湘江滩头》《妓女滩头》《堂名滩头》《姑苏滩头》。滩头之名出现于明代，明钱希言《戏瑕》卷一：“女待诏诸公暇日喜说《宋江》，先讲滩头半日。”此指说书的“入话”。清代江浙一带把演唱滩簧戏之前加唱的短篇唱词称“滩头”，犹如弹词的开篇。上述四篇滩头的内容，如题目所示。其中“堂名”，专指乐户（包括歌

妓），他们演唱俗曲、小唱、滩簧，也唱昆曲，其组织称“××堂”，人们便以“堂名”称呼他们，女歌妓称“女堂名”。他们被视为社会之“堕民”，后来上海的妓院俗称“堂子”，亦由此来。

“小本唱片目”中有《娘姨赋》一种。赋，又称“赋子”“赋篇”，是戏曲、曲艺中专门描写各种人、事、物的固定段子，可以用在不同作品中。源于古代的俗赋，采用韵文铺述的方式。

“小本唱片目”中还有一种《新刻送房诗》，是风俗歌谣，在婚礼中送新人入洞房时唱诵。今存清末扬州聚盛堂刊《新刻铺房吉利喜话》《新刻送灯喜话》等，均属这类风俗歌谣唱本。

以上是对清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的“小本淫词唱片目”中所收百余种作品，按俗曲（见另文）、“山歌”、弹词段子和开篇、民间小戏等形式分类进行的考述，该目中尚有少数作品未述及，但它们不会超出上述各类演唱形式。这些作品都是当时普遍传唱的俗文学作品。上述各种民间演唱形式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，同一题材的作品可以用不同形式演唱，如多数叙事的滩簧戏剧目，也可以山歌唱本形式流传，像《一堂相会》《卖橄榄》等，当代仍搜集到民间歌手口头演唱的长歌。本文的考述，是结合上述民间演唱形式及这些作品在同治年间的发展及唱本、唱片这种印刷形式的特点而推论、确认，其间难免有不当之处，尚祈留意于此的学者赐正。

关于这个“小本唱片目”及其所载作品，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研究，本文仅谈一下其文献价值。

刻印口头演唱的俗文学作品，并做为“商品”流通，大概宋元时已出现，今存元刊话本、杂剧即是，后者仅录唱词，亦可称为“唱本”^⑥。此“小本唱片目”中所列之小唱本、唱片，较上述俗文学读物刊印更为粗陋，其盛行可能在明代后期。冯梦龙

《警世通言》卷十一《苏知县罗衫再合》结尾说：“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。”又，西湖渔隐编《欢喜冤家》（又名《贪欢报》，崇祯十三年编刊）第九回《乖二官偏落美人局》中写到当时流传的一种“山歌”唱本：

正说间恰好二官拿着一本书走过，小山叫道：“二叔，是什么书？借我一看。”二官笑嘻嘻的拿着走进店来，放在柜上，恰是一本刘二姐偷情的山歌。小山说：“这山歌不是带巾儿人看的。”乖二道：“若论偷情，还是带巾儿人在行。”

这本刘二姐山歌，今存清同治光绪间俗刊本《新刻绣像刘二姐全本》（存本无“绣像”），在浙江富阳、余杭、湖州及上海松江等地亦有口头传唱。清代北京流行抄本唱本，有专门的书铺抄写发卖，如清乾隆以后延续百馀年的“百本张”。江浙一带（主要是苏州、扬州等地）由于刻书业发达，则多为刻本；清末民初又出现石印小唱本。乾隆间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十一记载当时扬州刻印俗曲《小郎儿曲》的情形：“郡中剞劂匠多刻诗词戏曲为利。近日是曲（指《小郎儿曲》）翻版数十家，远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，所在皆有。”同治间余治《劝收毁小本淫词唱片启》中说：“近时又有一种山歌小唱滩簧时调，多男女苟合之事，……而辗转刊板，各处风行，价值无多，货卖最易，几于家有是书。”^⑩由上述记载，可见清代这类小唱本、唱片刊印、流传量是相当大的。但是当年这些曾流入千家万户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读物，没有人为其编目收藏，保存下来的也极少。因此，丁日昌这次查禁“淫词小说”而附列的这个“小本淫词唱片目”，便具备了其他文献资料所不能替代的文献价值。

八十年代以来，江浙吴语区发掘出许多口头的民间叙事长歌，许多研究者利用这个“小本唱片目”中著录的“山歌”唱本，研究这类长歌的历史发展。但是利用它来研究清代江浙各种民间演唱文艺的发展，则尚未引起有关研究者的重视。比如对江

浙滩簧戏的形成，研究者多据当代民间艺人口传师承的资料，认定在清末民初，而在这个“小本唱片目”中已载入许多滩簧戏的传统剧目，说明同治以前滩簧已进入戏曲表演阶段。须知封建社会中滩簧艺人属“堕民”阶层，有幸以师徒传承延及当代者仅是极少数人，他们的口头传承材料便有很大的片面性。

再如从这个“小本唱片目”中可以查到许多皮黄、秦腔、徽调等剧种传统剧目改编的俗曲、小戏，如《拾玉镯》《玉堂春》等。由此可见这些剧种在流入江南后对当地俗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。那些优秀的剧目，很快被民众接受，被编为当地的民间艺术形式演唱，并刊印唱本流传。从“小本唱片目”中还可看出，同治间江浙最流行的弹词是《倭袍传》，它不仅被整本刊印，其中的精彩段子还被印成唱本。“倭袍”故事又被许多北方剧种和曲种移植为传统剧目、曲目。这也说明俗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“俗行”，亦即“流行”。它可以突破方言和艺术形式的限制，在各地迅速传播。

总之，这个“小本唱片目”包含了多方面的民间文化信息，研究者可从不同角度发掘利用它们。

注：

①丁日昌（1823—1882）的两篇札文及查禁“淫词小说书目”和“小本淫词唱片目”均载《江苏省例藩政》同治七年；本文据王晓传辑录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所收本，作家出版社出版，1958，北京。

②题《清同治江苏查禁“小本唱片目”中的俗曲》，载《扬州师院学报》（社科），1992.2。

③本文以下的提到的“山歌”手抄本和口头记录本，多为中国俗文学学会下属吴歌学会收藏。有关论述，蒙吴歌学会金熙先生提供资料，谨此致谢。

④此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1989。

⑤以上两首长歌的口头演唱记录本载《民间文艺集刊》第四集，上

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1983。

⑥这首长歌的两种口头演唱记录本载《民间文艺集刊》第八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1986。

⑦这首长歌记录本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，1986，北京。

⑧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，1953，南京。

⑨参见阿英《玉堂春故事的流变》，载《小说二谈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1985。

⑩载冯梦龙编《醒世恒言》。

⑪载冯梦龙编《醒世恒言》。

⑫载《小说三谈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1985。

⑬载冯梦龙编《警世通言》。

⑭见《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》第55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1979。

⑮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六“小经纪”（原注：“他处所无者。”）项下，在“卖字本、掌记册儿……剪字”之后有“缠令、耍令”，同卷“诸色艺人”项下又有“唱耍令”等，则前者可能为经营出售“缠令”“耍令”唱本之小商贩。

⑩载《得一录》卷十一之一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扬州师范学院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